

July 2024

The Criticism of Ming Antholo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ing Official Scholarship: A Study Based on the Ming Synopsis of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Yanrong Qi
qiyanrong1128@163.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Qi, Yanrong. 2024. "The Criticism of Ming Antholo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ing Official Scholarship: A Study Based on the Ming Synopsis of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

——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祁雁蓉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关键词:清代官学;《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选本批评;流派批评;门户批评

作者简介:祁雁蓉,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文论与文学批评研究。通信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坞城路92号山西大学文学院,030006。电子邮箱:qiyanrong1128@163.com。

Title: The Criticism of Ming Antholog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ing Official Scholarship: A Study Based on the Ming Synopsis of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Abstract: The Ming synopsis of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provides significant insights into Qing officials' perspectives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ing anthology. As an official compilation, it largely represents the official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st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of the Qing rulers'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at the Ming dynasty fell from factionalism, the synopsis denounces the Ming scholars' tendencies towards forming societies, advocating schools and establishing factions. It attributes the overall decline and regression of Ming dynasty anthology criticism to disputes among literary schools and academic factions.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involv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following the directives from above, employed three methods, including criticism and denunciation, content editing, and censorship, to suppress and eliminate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that touched upon sensitive topics such as literary schools, academic factions, and political rivalries. Thi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silence and even absence of Ming anthology criticism in the official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In short, as a tangible representation of political bias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synopsis highlight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Qing dynasty official academic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anxieties.

Keywords: official scholarship of the Qing dynasty;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Ming anthology criticism; genre criticism; factional criticism

Author: Qi Yanrong, is a Ph. 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92 Wucheng Road, Xiaodian District,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Email: qiyanrong1128@163.com.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辑录明代选本,^①以目录提要的形式、

考镜源流和比较研究等批评方法概括了明代选本的源流正变、体例特征、思想主张以及功过得失,

可视为一部由清代官方书写的明代选本批评史。纵观《总目》明总集提要可知,相较于明代,四库馆臣对明以前历朝总集的收录多出辑存文献的考虑,虽然部分总集“不甚赅备”或“殊乖体例”,但因其时“总集传于今者不数家”(永瑛,下卷1709),所以仍收录其中。但清代官方对明代选本却有着严格的去取标准,对于相当一部分明人总集有意不予收录甚至列入禁毁名单。即便如此,《四库全书》总集类收录的明人总集数量仍远超其收录的明以外各朝总集之和。^②值得注意的是,收录数量的多寡和官方评价的高低并未成正比,与历代相比,《总目》对明总集的整体评价是最低的,且时有对同一作家或同一选本前后褒贬不一的矛盾论述。本文基于《总目》这种选、评兼具的属性,将其视为一部以清代官学为底色的“选本的选本”,旨在考察四库馆臣通过甄别去取明代选本和撰写明总集提要表征出了何种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

一、从“风气犹淳”到“百弊俱生”:《总目》明总集提要中的流派批评

明代文人集会结社、自立门派意识空前自觉,据郭绍虞、何宗美、李玉栓等学者逐步深入的考证,可知明代文人社团的总量当在千数以上,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最为兴盛的时期。结社促进文学交流,加强联结,增进共识,往往可以发展为标举共同主张、具有一定组织性的文学流派。纵观整个明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乃至思想史,从明前期的台阁“三杨”、茶陵派,到明中期的七子派、唐宋派,再到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豫章社、复社、几社,以及心学思潮和讲学风气影响下形成的泰州学派、东林学派等文人集团,再加上或羽翼、或游离在这些文学流派周围的众多小型诗社和文社,终明一代文坛横向上呈现出地域性文学流派分布广泛、文学活动繁盛之局面,纵向上则是各流派主盟你方唱罢我登场、后人不断继承或颠覆前人思想主张的线性发展脉络。正如廖可斌所言:“有明一代文学流派之纷繁,文坛动荡之迅猛,文学论争之激烈,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潮史上是少见的。”(廖可斌 422)

文人结社作为一种明代特有的文化奇观,是四库馆臣撰写《总目》明总集提要时无法回避的

评述重点。整体而言,以弘、正年间前七子与茶陵派脱钩为转折点,馆臣对于明前期的文人社事活动及其选本评价较高,对明中后期文学流派及其选本则多有贬词,以下分别论述。元末明初,战乱稍歇,随之而来的是明祖严法治国和驭儒态度造成的严苛政治环境及文人高压的生存环境,再加上易代之际部分士人从道不从君的固有心态,造就了明初士人多不仕的社会现象(郭万金 120—121)。明前期部分文人选择归隐山林,结怡老社、作游宴诗以自娱,故此一阶段的文人社团多为兴趣的结合,所谓“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郭绍虞 526)。馆臣称赞明前期文坛“风气犹淳”,《总目》评南园诗社的《广州四先生诗》“提唱风雅之功”(永瑛,下卷1714),评闽中诗派的《闽中十子诗》“可以见一时之风气”(永瑛,下卷1714),整体上认为明初诗集多风雅质朴之貌,能一洗元末诗坛纤弱绮靡的风气。弘治年间,李梦阳“卓然以复古自命”(张廷玉 7348),何景明、徐禎卿、边贡等友而应之,明代文学风气随之一变。嘉靖之际,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与谢榛、宗臣、梁有誉等人相互标榜,后七子之名播天下。李攀龙“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钱谦益 428),他编选的《古今诗删》在汉魏六朝唐诗之后直接选录明人之诗,独不取宋元。《总目》对这一选诗原则颇有指摘,直言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郅无讥”(永瑛,下卷1717),认为李攀龙这种宗汉唐而抑宋元的门户之见以及刻意摹古的学诗之法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是明代文坛此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永瑛,下卷1717)的源头,馆臣直斥七子派的复古诗学思想为“伪体”。至于《四库全书》收录此选也并非为抉发其价值所在,而是意在让世人知晓“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永瑛,下卷1717)。《古今诗删》的提要几乎无一褒扬之辞,究其内在原因,是馆臣清晰地认识到明中叶以来的文人社团已经由兴趣的结合逐渐变成思想的结合,如果说弘、正年间前七子力排李东阳主导的茶陵派已经具备了门户之争的意味,那么嘉靖之际后七子“始使文坛牵入到门户党争的旋涡之中”(郭绍虞 565),而《古今诗删》作为七子派的纲领性诗学范本已明确寓有宣誓流派主张的意图。

不唯七子派,馆臣对明中后期影响力较大的

文学流派均多有贬斥,认为明代选本批评随着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经历了一个“格以代降”的发展历程,纵向上处于不断滑坡和倒退的趋势。馆臣在《明诗综》提要中梳理了明代文学发展史,略云:

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宏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囂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诸家选本,亦遂皆坚持畛域,各尊所闻。(永瑛,下卷 1730)

虽然明代文学的发展、裂变与递嬗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肯定要复杂得多,但馆臣以文学流派为肯綮,从明初“三杨”至前、后七子倡言复古,再至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各有所宗,无疑是抓住了明代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馆臣以“永乐以迄宏治”“正德、嘉靖、隆庆之间”“万历以后”这三个时间为节点,认为明代文学风貌历经了三次变化,一变于台阁体末流的“冗沓肤廓”,又变于七子派“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的复古主张,再变于公安、竟陵标举的纤诡、幽冷之诗风。馆臣多次称赞明初“风气初开”“人心浑朴”,认为当时既无流派纷争,也无“门户异同之见”,故作者能各鸣所长。明中期以后,选本批评随着各流派“门户日坚”而逐渐走上歧路,因为背靠某个流派的文学主张很大程度上意在维系门派根基而非立足于文学理论本身,言辞之间不免过激或偏狭,这一点在前七子对台阁体与茶陵派的批评,以及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对七子派的排抵中均有所体现。馆臣虽然

能够体认各流派起于救弊和重振文坛的本心,如前七子仿汉唐以救台阁体末流之肤庸,公安派和竟陵派又分别以轻巧、冷僻救七子末流之生硬,但在馆臣看来,这些流派名为救弊,实际又走向了另一种弊端,导致“弊又甚焉”(永瑛,下卷 1618),使得明代文学的气运在弊与救弊的循环中渐趋羸弱。如果说明中期以来尊七子者虽然摹古抄袭,“以吞剥为工”(永瑛,下卷 1723),但尚且还能根植于学问,及至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分别标尚纤诡之音、幽冷之趣,明代文学风气至此已趋于“极弊”。基于此,馆臣将公安、竟陵两派与七子派一同列入当受后人诟厉之流,直斥竟陵派为“诗妖”,已是极低的评价。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诗归》在晚明流传甚广,钱谦益称当时“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钱谦益 570),然而《四库全书》仅将其归之于存目,提要的措辞也甚是严厉,不仅认为《诗归》“以纤诡幽渺为宗”(永瑛,下卷 1759)的整体选诗风格是为诗之小道,更是批评钟、谭二人随意割裂诗篇、窜改古诗字句,导致“古来诗法于是尽亡”(永瑛,下卷 1759)。

总之,从明初选本所体现出的雍容平和之音到明末的纤仄冷僻之调,从开国初期交游倡和类诗集到晚明“坚持畛域,各尊所闻”的诸家选本,其间虽偶有亮色,但所谓“文体螯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永瑛,下卷 1729),在馆臣看来,明代选本批评随着明代的诗风、文风、士习甚至国运一起渐趋走向衰败和没落,至明末气数已尽矣。

二、明何以“门户”亡国:《总目》明总集提要中的门户批评

终明一代社团林立,流派繁多,且不同于此前的文人社团,明代的文学流派更具有紧密性和组织性,同派别文人通过选诗辑文、相互作用序等方式标榜攀援,促进了流派内部的交流与联合,而不同派别的文人亦通过编选选本为本派文学主张张目,进一步加强了流派之间的分野与对立,这是经由明代选本批评表征而出的“明代性”所在,亦是明代文学与文学批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直接表现。然而,《总目》明总集提要以“好立门户”“标榜门户”“门户之见”“门户交争”为定论评价明人

喜结社、倡流派、选诗文的文学活动,认为正是流派纷争与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文学风气的渐趋偏狭与衰败,从整体上对这一“明代现象”予以了否定和批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果说至此所论的“门户之争”还停留在文学流派内部的论争,或者说文人群体之间的意气之争和名誉之争,那么四库馆臣何言“夫明之亡,亡于门户”(永瑛,上卷 827)?这涉及四库评价体系中“门户”的另一层所指。《总目》“集部总叙”云: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永瑛,下卷 1267)

通过这段论述可知,在四库评价体系中,“门户之争”主要源自“讲学”和“论文”这两类文人社会活动。根据指涉对象和波及范围的不同,“论文”和“讲学”实际上分别指向了“门户”所包含的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文学内部的、学术意义上的论争,“门户”指某类有所宗派、入主出奴的思想主张,也即前文所论的流派批评,如《总目》中多有“七子之门户”“北地信阳门户”“公安、竟陵门户”等批评之语;第二层是现实层面的、政治意义上的斗争,这一类的门户之争已不限于文人群体内部的“笔舌相攻”,而是与朋党、党争、党祸等概念相关联,具有了“祸延宗社”“乱及国事”的现实危害性。^③明末最典型的党争案是东林党祸,四库馆臣称之为“东林门户”。明万历年间,顾宪成在宋代杨时讲学原址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了“论学与世为体”(高攀龙 493)的东林学派。明代东林书院的讲学并非只是举行文会、切磋文章,这些在野士人对现实抱有强烈关心,他们讽议朝政,评论官吏,要求开放言路、革除朝廷积弊等。东林人士将这种“清议”作为“天下之公”,通过奔走各地的交流宣传和天下、国家发生联系,后期甚至能发挥出“遥控时政”般的实力(小野和子 23, 148, 367)。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群体逐渐形成东林党,同当时阉党及其依附势力因政见分歧在明末爆发了激烈的党争。东林党祸之后又有复

社之乱,崇祯二年(1629年),张溥集合几社、应社等众多社团成立复社,作为“小东林”的复社也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文学主张上,复社主张“兴复古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而张溥“尊经复古”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古讽今,希望对朝政有所干预;在现实活动中,张溥组织社员编选《国表》《五经征文》等时文选本,指导士人写作八股文,多名复社成员也由此通过科举考试大举进入政界。复社在明末形成了很大的派系,张溥甚至可以通过“公荐”“转荐”“独荐”等手段干预科举,一度能够“上握国柄,下乱民情”(阮葵生 1089),具有左右政界的影响力。

去明未远的清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了在野士人的集聚力和影响力。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杨雍建在《严禁社盟陋习以破朋党之根事》一疏中痛陈朋党之害:“明季仕途,分门立户,意见横生。其时社事孔炽,士子若狂,如复社之类,凡一盟会动辄数千人。标榜为高,无不通名当事,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于是排挤报复之端起,而国事遂不可问矣。”(杨雍建 227)疏上后复社运动在清初的余波至此全部终结。康熙皇帝认为明朝并非亡于宦官专权而是亡于朋党之争,他曾告诫诸臣:“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圣祖实录(二)》701)雍正帝亦曾下谕警示满汉文武官员秉公执法,不可结党营私,他说:“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互相陷害,此风至今未息[……]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世宗实录(一)》133—134)于是清廷始终奉行严禁朋党结社的政策,明文规定全国州、府、县学“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托津 3717),所作文字亦不许擅自刊刻,违者治罪。

《总目》作为官修书目,自然有“明以门户亡国”之论,四库馆臣这样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东林始于杨时。其学不出王氏也。”(永瑛,上卷 827)在馆臣看来,文人讲学往往由是非之辨延伸至议论时政,而议论久则分门户,门户分则结朋党,朋党势大则党同伐异,进而引起党祸之争,致使朝纲不稳,明遂以亡。而文人结社论文虽多为意气之争和名誉之争,不如讲学那样具有“祸延宗社”的巨大威胁,但其促

进思想开放,培植社会力量,亦有着世道人心之害和结党乱政之嫌,在社会层面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前文已述,如果明前期的文学风貌还基本符合清代官学所恪守的温柔敦厚、平淡中和的教化传统,那么明嘉靖以来汇集于书院、诗社、文社中的文人群体已不完全主于文艺切磋,文人门派往往由一人或几人为盟主,追随者依附于门墙之下,反对者口诛笔伐,于是一方面声气漫衍、转相标榜,一方面门户交争、相互倾轧。所以,馆臣将“论文”和“讲学”一同纳入《总目》的批评视野之下,正是基于二者的共同点——均为积极入世的士人群体的规模性聚集。从这一深层原因出发,与其说《总目》明总集提要的流派批评和门户批评是一种文学评论,毋宁说是馆臣将“人心世道之害”(永瑆,上卷卷首 18)的政治顾虑转换成的一种学术性阐释策略。

进而,《总目》从学术角度明确表示了“消融门户之见”“一准至公”的治学立场。“经部总叙”云:“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永瑆,上卷 1)“集部总叙”云:“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永瑆,下卷 1267)馆臣强调,学术当为天下之公理而非一家之私言,认为只有祛除私心才能使公理尽显。基于这种学术基调,馆臣声称以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评论明代诸集,“各取所长”的同时“不回护其所短”。但通过研究可知,以官学为底色的《总目》注定无法以纯学术眼光来体认明人总集的“所长”和“所短”,“一准至公”的学术立场表象之下始终以“世道之防”的政治考量作为内核。所以,虽不可否认《总目》明总集提要中的流派批评、门户批评有指导和驾驭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学术意义,但实则更多出自清代官方思想管控的统治策略和避免前朝党祸之争再次重演的影响焦虑。总之,清统治者作为朱明王朝既定了“亡于门户”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这样的历史反思之下,馆臣将明人讲学、结社、倡流派、立门户、选诗文等所有存在“人心世道之害”的行为一并予以批判,实出自清代官方防微杜渐的现实性顾虑。从这一角度而言,《总目》明总集提要中的流派批评和门户批评注定是清代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对明代选本的一种强制阐释。

三、被清代官学建构的明代选本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下旨修撰《四库全书》,意在“稽古右文”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他在诏书中令各省督抚对数千百家的书籍“加之鉴别”,待各书基本信息呈报汇齐后由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永瑆,上卷卷首 1)。乾隆皇帝所谓的“有堪备阅”,对征缴书籍提出了兼具学术价值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的硬性要求,为《四库全书》定下了学术性和政治性共存的整体基调。近人孙殿起曾谓《四库全书》“凡无背于正统思想之典册,几尽荟萃于此”(孙殿起 1),而对于不尽合于正统思想甚至违逆、诋毁清廷的明人选本,清代官方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不同程度的手段予以打压和肃清。

第一种手段,馆臣通过正目、存目提要的不同写法批评斥责明代选本。《总目》正目中的明总集提要通常先介绍作者、编书渊源和选本体例,进而指出此选的疏漏、错误之处,末尾通常以“然则”“然”为转折,整体概括选本的意义和价值,也即《四库全书》收录此书的原因。比如,馆臣认为《唐诗品汇》虽然开启了明代诗学宗唐抑宋的风气,七子派摹拟盛唐的弊病也可导源于此选,但提要末句仍以“第观其大体可矣”(永瑆,下卷 1713)为定论肯定了此选的价值;再如,馆臣批评《文编》“进退亦多失据”“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而后道“然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主张后之学唐宋者应当以此编为门径(永瑆,下卷 1716)。《总目》存目中的明总集提要的写法则不同,馆臣通常在介绍编者、内容、体例等基本信息后先点出此选的可取之处,随后笔锋一转,直指这些选本无法被收入正目的原因,多以“漫无别裁”“去取乖方”“无所发明”“考证多疏”“颠舛百出”“真伪错杂”“体例糅杂”等语批评之。晚明公安派、竟陵派诸人著作均只见于存目,馆臣对钟、谭(或托名二人)所编的选本遣词尤为严厉,提要全无一褒词:《诗归》被斥“古来诗法于是尽亡”,《周文归》“轻佻放诞”(永瑆,下卷 1759),《宋文归》“以纤巧之法选之,以佻薄之语评之”(永瑆,下卷 1759),《明诗归》《名媛诗归》虽是伪托“然亦足见竟陵流弊”

(永瑑,下卷 1759)。其实,《总目》明总集提要对不与流派相关的选本秉持“平心而论”“功过并举”的评价原则,整体上较为客观公允,但一旦涉及讲学、流派、门户等敏感内容,提要内容就会在学术研究之外蒙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总目》这种政治性与学术性并存的特点导致了对同一人、同一作品前后评价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古今诗删》提要中对李攀龙及七子派批评尤甚,可馆臣在《沧溟集》提要中评价李攀龙个人成就时又说他“资地本高,记诵亦博”“才力富健,凌轹一时”,称其为“豪杰之士”,并以“誉者过情,毁者亦太甚”等言为之辩护(永瑑,下卷 1507),前后论调似有矛盾。总之,《总目》将流派批评与门户批评蕴含在明总集提要曲折的文笔之中,字里行间可见清代官方对明人讲学结社、选诗辑文等文人活动的排斥和贬损。

第二种手段,清代官方对明代选本进行抽毁和删改。在《四库全书》编书的过程中,乾隆帝多次下诏彻查和收缴全国书籍,对所收录的明人总集审核尤为严格。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馆臣英廉奉上谕“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覆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姚鼐元 1),两年后他上奏秉明对各书的抽毁工作已经完成,详细检核后“实在并无违碍字句”(姚鼐元 3)。在乾隆帝的高压政策下,馆臣对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篇章言辞均有所删改,删改原因包括诋毁满人或清廷、涉及民族关系、表达对前明的怀念、毁谤圣贤、言辞狂悖怪诞等,删改范围大到整篇整卷地抽毁,小到一字一句地改动(如将刘定之的《虏情题本》改为《敌情题本》)。其中,一个重点抽毁对象是涉及明季党争之人的诗文篇章,另外对公安派、竟陵派、王阳明门生及后学的作品也多予以抽删。《明文海》和《明诗综》是馆臣抽毁、删改明人选本的两个典型案例。明清易代,黄宗羲在康熙七年(166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间辑选《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后不断增广,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辑成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意在“以文存史”“以文存人”。后《明文案》因“中间多有干碍字面”(姚鼐元 241)被列入禁毁名单,而《明文海》虽被录入《四库全书》,但遭到相当程度的删削和改动,文渊阁本中如沈一贯、叶向高、赵南星、邹元标、文震孟、文德翼、姚希孟、钱谦益、

张溥、张采、侯方域等涉及明末党争之人的文章全部被删削,竟陵派的钟惺、公安派的袁中道、豫章社的艾南英以及泰州学派的李贽的文章也均被删除。《明诗综》情况也是一样,朱彝尊以“求全图备”为旨收录明代诗人三千四百余人,“死封疆之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遗民之在野者”(朱彝尊 1)的诗作皆著录其中。将《明诗综》的清康熙刻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加以对校后发现,后者删去清康熙刻本中朱彝尊的自序和目录,删除诗人共432位,诗歌共1285首。^④四库本尤其对《明诗综》收录的明中后期涉及讲学、结社的诸多诗人及诗作予以大批量删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文渊阁本删掉复社成员及与复社过从甚密者124人的诗作,占总删除人数的三分之一。此外,清代官方对其他涉及明人作品的选本也多有抽删,如程敏政的《明文衡》因“各卷文内间有议论偏谬之处”(姚鼐元 86)被抽毁文章二十余篇,清人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中“屈大均、陈恭尹诸人之诗,俱应抽毁”(姚鼐元 88)。

第三种手段,清代官方对部分明代选本进行全毁。清代禁毁明人总集的方式包括抽毁和全毁两种,前者如《明文海》《明诗综》这类选本在抽删其中若干卷后还可以通行于世,但全毁书目则要求连其进到之书、流传之书和刻书原板一律销毁。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初稿完成之时,馆臣英廉上奏“再查应行全毁各书”,又恐民间还有留存和私藏,故又给各省督抚“开缮清单”,“令其遵照严查,解京销毁,毋使少有遗留”(姚鼐元 3)。笔者根据《清代禁毁书目》《四库禁毁书丛刊》两书所列禁毁名单加以统计,清乾隆年间在诏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明人选本(含由明入清)105种,包括诗选本、古文选本、时文选本、四六选本、小品选本、经世文选本、课艺选本等多种类型,禁毁原因无外乎“内多抵触之处”“中多指斥字句”“触悖字句尤多”“抵触字面甚多”等。其中,晚明诸人选集是四库全毁书目的重点,如钟惺辑选的《十二大家文归》《四六新函》《如面谭》、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几社成员的诗文集《几社壬申合稿》、钱谦益编选的《列朝诗集》等选本赫然在全毁之列,严格禁止刊行和流通。此外,明季士人的别集也多被禁毁,如钟惺的诗文被斥为“纤佻诡僻,破坏风气,本无足取,词句内亦有悖犯处”(姚鼐元 189),故全毁《隐秀轩

集》《钟伯敬全集》；张溥“交通声气”“人品不足取”“诗文俱有违悖处”（姚觐元 189），故全毁《七录斋集》；张采“本复社渠魁，专以声气交通，其人本不足重，且入国初尚存”（姚觐元 223），故全毁《知畏堂集》。

综上所述，如果说《总目》明总集提要的流派批评和门户批评是对明代选本的一种刻意误读，那么删改、抽毁和全毁明人选集则是清代官方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手段解构明代选本批评，这使得众多代表明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成就的明人选本被有意识地排除在官方视野之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尤其是晚明）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所以，至少对于前明王朝总集和别集的甄别去取而言，《四库全书》并未能达到乾隆皇帝“彰千古同文之盛”的修书理想，而经由《总目》明总集提要表征而出的明代选本批评，自然也成了被清代官学解构后再建构的产物。

结 语

《四库全书》作为一部卷帙浩繁、体例完备的通代选本，通过对明代选本的甄别去取和剖析评点，其本身的选本批评思想得以最鲜明地展现。明清易代，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清人对于明代文学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同时其言论也可能是最不具有客观性的，这种非客观性来自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所带来的矛盾性。这是笔者研究的出发点，即本文无意将《总目》视为一部目录学著作去还原明代选本批评的原貌，而在于考察将“明代”作为“他者”的清代官方借由《总目》明总集提要表达出了何种学术理念，进而管窥清代官方的治学思想、官学意识和政治态度。何宗美先生指出，《总目》对历朝学人的评价相对客观，虽对“宋人”之学不无批判，但持有较合适的分寸，而“明人”作为一种整体指代，几乎被全面否定（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118）。这是因为，清人对于明代思想之遗存既有学术层面的保存与研究，亦有着意识形态层面的总结与反思，作为官修书目的《四库全书》在集历代文献之大成外，更多的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高宗实录（一二）》1084）的政治性考量。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在检核明代书籍文献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

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不论是《总目》明总集提要中的流派批评和门户批评，还是对明代所谓悖逆之书不同程度的禁毁，清代官方在“明以门户亡国”的影响焦虑和历史反思之下通过种种手段打压、遮蔽明人喜结社、好标榜、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以期“尽涤前朝之敝俗”（永瑆，上卷卷首 18）而延续千秋万代的统治。总而言之，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实为四库馆臣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其内在本质和《总目》的总集观、结社观、诗文评观、讲学观、论文观是一脉相承的。^⑤

注释[Notes]

- ① 《四库全书》收录的总集包括“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和“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永瑆，下卷 1685）两类，本文所论的“选本”侧重于后者。明代选本指明人以一定的文学思想为标准对古今诗文加以筛选、取舍，又按照一定体例顺序编次而成的作品集。
- ② 《四库全书》总集类共收录 563 种书目（正目 165 种，存目 398 种），其中明代总集 313 种（正目 45 种，存目 268 种），占总比的 55.6%。以上数据参考柳燕：《〈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文献著录情况及分析》，《〈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99—100。
- ③ 关于《总目》“门户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史论题被讨论的意义和必要性，可参见蔡智力：《〈四库全书总目〉“门户批评”的主调与异音》，《史学月刊》8（2021）：107—119。
- ④ 参见任慧芳：《抽删〈明诗综〉诗人诗歌》，《〈明诗综〉与四库之比勘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19 年。52—60。
- ⑤ 参见何宗美先生的论述：“《总目》的总集观、结社观、诗文评观、讲学观、论文观等都严重存在官学的政治偏见，是官学左右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突出体现。”（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高攀龙：《与周自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2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493。
- [Gao, Panlong. "To Zhou Zishu."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Wenyuan Library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1292.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493.]
- 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518—610。
- [Guo, Shaoyu. "Literati Fa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 *Collected Criticism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Zhaoyu Studio*.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518 - 610.]
- 郭万金:《明诗文学生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年。
- [Guo, Wanjin.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Ecology of Ming Poetr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1.]
- 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文学遗产》1(2021):118—130。
- [He, Zongmei. “The Concept of ‘Ming Literati’ in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and Criticism of Ming Poetry and Prose*.” *Literary Heritage* 1(2021): 118 - 130.]
- :《〈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 1(2020):1—12。
- [——. “Literary Criticism in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es*.”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6. 1(2020): 1 - 12.]
-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Kazuko, Ono. *The Dong-lin Movement and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in the Late Ming*. Trans. Li Qing and Zhang Rongme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Liao, Kebin. *A Study of the Retro Movement of Ming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4.]
-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 [Qian, Qianyi. *The Biographies of the Ming Poet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圣祖实录(二)》,《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 [*Record of Emperor Kangxi*. Vol. 2.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 Vol. 5.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高宗实录(一二)》,《清实录》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Record of Emperor Qianlong*. Vol. 12.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 Vol. 2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世宗实录(一)》,《清实录》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 [*Record of Emperor Yongzheng*. Vol. 1.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 Vol. 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阮葵生:《明末结社》,《阮葵生集》下册,王泽强点校。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88—1089。
- [Ruan, Kuisheng. “The Fact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llected Works of Ruan Kuisheng*. Vol. 2. Ed. Wang Zeqiang.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088 - 1089.]
- 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姚覬元编、孙殿起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 [Sun, Dianqi. *A List of Banned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Banned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Addendum); A List of Banned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Eds. Yao Jinyuan and Sun Dianq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7.]
-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卷三百十一至三百二十一》。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
- [Tojin, et al, eds. *Cases of the Imperial Writings in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Jiaqing)*. Vol. 311 - 321. Taipei: Taipei Wen Hai Press, 1992.]
- 杨雍建:《杨黄门奏疏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198—289。
- [Yang, Yongjian.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67. Jinan: Qilu Press, 1996. 198 - 289.]
- 姚覬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姚覬元编、孙殿起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 [Yao, Jinyuan. *Banned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Addendum)*. *Banned Books of the Qing Dynasty (Addendum); A List of Banned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Eds. Yao Jinyuan and Sun Dianq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7.]
-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Yongrong, et al, eds. *A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张廷玉等:《明史》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Zhang, Tingyu, et al. *A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Vol. 2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朱彝尊:《明诗综序》,《明诗综》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1。
- [Zhu, Yizun. “Preface to *Compendium of Ming Poetry*.” *Compendium of Ming Poetry*. Vol. 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1.]

(责任编辑:程华平)